

華東卷

【上編】



地

方

志

人

物

傳

記

國家圖書館編

資料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華東卷】

上編

第五冊

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

國

家

圖

書

館

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五冊目錄

(道光)濟南府志

人物志.....	一
人物一.....	一
人物二.....	二四
人物三.....	四五
人物四.....	七二
人物五.....	一〇一

人物六.....	一三四
人物七.....	一六二
人物八.....	一八八
人物九.....	二二二
人物十.....	二五五
人物十一.....	二九四
人物十二.....	三三六

(民國)續修歷城縣志(一)

職官表.....	三九一
選舉表.....	四二七

濟南府志卷四十五

人物

按濟南人材最盛從古已然無庸借材異地也然府界不明稱引多誤舊志所載失入失出者有之如府東界有時水今長山新城境有古畫邑則顏蠡諸賢爲境內人府西界最南爲漢濟北郡今長清境次北爲漢晉高唐縣屬平原在今齊河境漢末華氏卽居古高唐西城下亦境內人次北爲漢繹幕鄒縣屬清河郡與東武城相聯北魏時曾合併之崔氏徙居於鄒今平原界則亦境內人最北爲漢信都郡景帝改廣川明帝改樂成安帝改安平其地東入德州境漢末崔氏有安平房則安平崔氏亦境內人北折而東爲漢脩縣屬渤海其地南入德州境北魏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時高氏故里則高植高貞高湛諸君竝爲境內人無疑此皆舊志失載亟宜補入者也至漢菑川國去府界已遠或誤以淄川縣當之援彼國之彥如公孫宏輩崇祀爲本邑鄉賢平原諸劉徙居都昌已三世德州猶以郡望祀爲鄉賢前人已辨其誤然秩祀所關相沿已久依舊志錄之亦善善從長之義云爾

又按舊志人物分爲二十四類如經學之外復有儒林循吏之前加以經濟每類數人煩碎已甚邑志所載參差不齊茲依省志合而爲一惟方伎僑寓各自爲篇釋老之流歸之外志以示區別焉

人物

周

齊威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郭

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齊威便牛

居車下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

載之賜之衣冠齊威說以治境內明日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

將任之羣臣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桓公

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小惡忘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

士也使管仲迎之齊威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問其妾

倩笑曰古有白水之詩云浩浩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

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齊威欲得仕於國家也管仲以報

桓公乃修官府齊威五日因以爲相齊國以治

按章邱淄川志皆列齊威載本衛人在齊後遂爲齊人考水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二

經注叙楊緒水云還章邱城東又北還寧戚城西寰宇記謂

寧戚城在章邱東北三十里則章邱志錄寧戚爲有據淄川

志亦列之或傳聞異辭耳

先賢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以孝稱初見夫子有

菜色後有錫鬻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錫鬻之色何

也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睦以孝外爲之陳

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

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

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

如墮上矣是以有錫鬻之色也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夫子

嘗以君子稱之卒於齊葬華不注山下後世稱爲望閔子居上

何首望唐封費侯宋加封項郭公收封費公

按閔子爲魯閔公之後子魯始姓閔氏子魯生澤澤生伯衍伯衍生子建子建生子馬父子馬父子子壽考閔子家乘年表以魯昭公五年生於魯悼公十九年卒於齊韓詩外傳載有孟嘗君袞衣受業一事是其證也今墓在歷城東五里廟有二一在府城內一在墓前然則閔子在齊日久二代法三代向猶有仕於齊者洵足爲郡邑光也茲特依閔里文獻考爲之傳

先賢公哲子名哀字季次一作季沈齊人孔子弟子都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沈未嘗仕子華子往見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轍跡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

三

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天下失道黑白混其將安之子華子曰然孔子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登乎孔子人之準繩也季沈曰吾子之不試何也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較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後也太史公曰季次原憲閔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子欽曰公哲哀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故未屈節其亦汶上之亞與墓在般陽城北唐贈鄭伯朱封東海侯

按鄭伯實齊人今世所傳家語本或作魯人非也淄川志云齊乘著於元代伊時墓尙可考今則迷其處矣孝廉袁藩曰今城北夏莊之後有巨冢未知是否子華子書雖後人僞託而所載問答於聖賢之志有合焉故並錄之

先賢萬子名章齊人孟子弟子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宋景祐中孔道輔立孟廟以萬章配享政和五年封博興伯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

按新城續志云萬子墓在邑東南曹村東山中亦載長山志蓋新城地本長山所分墓舊屬長山分縣後遂屬新城域內也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

四

顏厲齊人齊宣王見顏厲曰厲前厲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厲人臣也王曰厲前厲亦曰王前可乎厲對曰夫厲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厲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厲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厲來厲來大王據千乘之地建千石鐘萬石簾天下之士皆爲後處智並進莫不來詭萬物無不備只百姓無不親附今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

矣。顧對曰：不然。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僥倖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獨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再拜而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五

按新城志：清涼臺一名青冢，在會城湖中，相傳爲齊高士顏觸故居。考其地近魯連陂，澮水之所滙也。顏與魯豈同里人耶？

陳仲子字子終，齊世家也。隱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身自織屨，妻辟纊，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入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夫子不保命也。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按高士傳所載：楚王聘仲子事，與列女傳同。惟言仲子將妻適楚，居於陵，他書或稱爲楚於陵子仲，皆贗說也。於陵在今

長山南二十五里，水經注及太平寰宇記諸書可證也。

王蠋，畫邑人。燕之初入齊，問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辭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問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六

之邊界井疆，駢連於昔賢爲桑梓恭敬之地，收而載之不爲假借。舊章邱志收入忠烈傳，且指城西之全節城爲證。不知章邱西之全節城，乃因唐齊王祐之事而起，史有明文，不可妄引也。

鄒衍，齊人。齊有三鄒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鄒衍，後孟子。鄒衍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然其要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鄒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檄席如燕。昭王擁尊先驅，請列弟子而受業，築碣石宮。

身親往師之作主遷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漢藝文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亦鄒衍所說

按章邱先賢志以鄒衍爲首又云城東有鄒衍墓今雖不知墓在何處然實無所據以決其非是與其疑而去之則不若疑而存之矣

徐却盧人安貧樂道街精風鑒齊辨士田巴服徂邱議稷下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劫有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謂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臬鳴出聲而人惡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七

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却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已遂終身不談

按舊志及長清志皆有徐慈小傳云魯仲連師事之並詳故里在郭里店北則徐爲長清人無疑但舊切爲慈恐是誤字長清有徐慈爲明季人乃嘉靖戊子舉人香河大令松之嫡孫也二字音相近故易訛耳

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會秦圍趙問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

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領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暗秦稱帝之害故爾使梁暗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八

矣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圻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削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齊齊王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暗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嬖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會魏公

子無忌奪晉郤軍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書泣三日不能自決喟然歎曰與人刃我我安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誦於人宜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作之不變習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九

與體成則自然矣

按通志云魯仲連故里在今新城縣東北錦秋湖旁邑志謂之華溝古魯連陵也相傳爲仲連故居舊志列之僑寓未詳考也

黔婁子齊人隱士守道不訕威王師之

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黔婁子四篇今歷山上有黔婁洞

又按黔婁有二一爲齊人一爲魯人舊府志云齊人不事王侯齊威王每有敵至則徒步詣之遂得解危國人莫測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此齊之黔婁子也又云及卒管西弔之其妻私諡曰康此魯之黔婁先生也舊通志本二人舊府志合而爲一誤矣

漢

裴敬齊人漢五年戊隴西趙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召見賜食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積德累善十餘世及文王爲西伯始受命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卽位營成周都雒凡居此者欲令務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者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吞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十

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徧西都關中上曰本言都秦地者更敬裴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七年韓王信反高祖自往擊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弱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臣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

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至虜武救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匈奴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一日一夕可以至今陛下雖都關中貢少人北近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敬從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士

按婁敬爲齊之盧人今長清張夏南山有婁敬祠而章邱舊志亦列之鄉賢非也

伏生濟南人名勝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亡不涉尙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云宋咸平三年進封伏生爲乘氏伯從祀廟庭

按伏徵君鄒平人五世孫儒客東武因家焉遂爲東武人其

居於鄒平者或書姓爲宓必伏本一字

國朝康熙乙亥年鄒平縣令程素期令宓永祚改寫宓爲伏奉徵君

祀嘉慶七年

詔以伏生六十五代孫伏敬祖立爲世襲五經博士徵君傳經之功聖世崇功之典皆千古所未有也

張生濟南人受尙書於伏生爲博士以授夏侯都尉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田何字子莊齊人受易於東武孫虞漢興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楊何字叔元淄川人受易於王同元光中徵爲大中大夫

按田楊二經師皆入今淄川鄉賢祠因漢書儒林傳以楊何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士

爲菑川人也夫漢菑川國非卽今之淄川縣前人辯之已詳淄川舊志將漢菑川人物如公孫宏鄒長倩輩盡錄之且因楊何並將田何牽連入之據理皆當別出但諸君子崇祀淄川鄉賢已久有其舉之莫敢廢焉今姑據淄邑祀典載之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事歐陽高治尙書爲博士論石渠官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

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

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

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然

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械聚破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匈奴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一日一夕可以至今陛下雖都關中賁少人北近寇東有六國疆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敬從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士

按妻敬爲齊之盧人今長清張夏南山有妻敬河而章邱舊志亦列之鄉賢非也

伏生濟南人名勝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尙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亡不涉尙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弼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云宋咸平三年追封伏生爲乘氏伯從祀廟庭

按伏徵君鄒平人五世孫儒客東武因家焉遂爲東武人其

居於鄒平者或書姓爲宓必伏本一字
國朝康熙乙亥年鄒平縣令程素期令宓永祚改寫宓爲伏恭徵諸祀嘉慶七年

詔以伏生六十五代孫伏敬祖立爲世襲五經博士徵君傳經之功聖世崇功之典皆千古所未有也

張生濟南人受尙書於伏生爲博士以授夏侯都尉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田何字子莊齊人受易於東武孫虞漢興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楊何字叔元淄川人受易於王同元光中徵爲大中大夫

按田楊二經師皆入今淄川鄉賢祠因漢書儒林傳以楊何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士

爲菑川人也夫漢菑川國非即今之淄川縣前人辯之已詳淄川舊志將漢菑川人物如公孫宏鄒長倩輩盡錄之且因楊何並將田何牽連入之據理皆當別出但諸君子崇祀淄川鄉賢已久有其舉之莫敢廢焉今姑據淄邑祀典載之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事歐陽高治尙書爲博士論石渠官至少府太子太傳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

駿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然

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導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所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勿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廼使固入圜擊箠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廼假固利兵下固刺燕正中其心鉗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徵入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濟南府志

卷一

人物一

志

按新城縣東北十八里有轅固冢

崔不意濟南人孝武元封六年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於漁澤障立縣名穀穀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畢以爲江都相久之王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志

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出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奏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廼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隆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開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傳於後世段仲溫呂步舒皆廣川人從仲舒受公羊氏春秋步舒官至丞相長史

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導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所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勿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迺使固入圈擊毬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迺假固利兵下固刺毬正中其心旋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微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濟南府志

卷一

人物一

古

按新城縣東北十八里有轅固冢

崔不意濟南人孝武元封六年爲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於漁澤障立縣名效穀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畢以爲江都相久之王問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蠶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虞有三仁齊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齊人決疑於君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古

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出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奏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迺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問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隆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開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傳於後世段仲溫呂步舒皆廣川人從仲舒受公羊氏春秋步舒官至丞相長史

按通志云德州本廣川地乃仲舒故里今有董子讀書臺墓在景州董家里

公孫宏字季奮川薛人少時爲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武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時宏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出使還報不合上意因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諸川國復推上宏宏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宏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宏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備衛上大悅之二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五

歲中至左內史宏奏事有不可不廷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開黯先發之宏推其後天子嘗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元朔三年爲御史大夫是時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宏諫以爲罷做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宏置朔之便發十策宏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事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宏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宏宏謝曰有之夫以三公爲布被備詐欲以釣名誠如黯言且無顯忠陛下安得問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以爲丞相封平津侯宏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世

亦以此賢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

按史記列傳以宏爲齊菑川薛縣人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老菑川國漢文帝分齊置都劇縣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以本傳核之云牧豕海上惟菑川北近海若魯國之薛縣則東至海絕遠矣史記正義云墓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

鄒長倩公孫宏同里人宏徵賢良少資自致長倩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襪撲滿一枚爲書以勉之後宏薦於朝徵爲博士

公玉帶濟南人元封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吐古時有明堂處陰不做上欲治明堂奉高効未曉其制度公玉帶上黃帝時明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六

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圓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按顏師古曰公玉姓也帶名也呂氏春秋齊有公玉氏此蓋其舊族而說者讀公玉爲宿非也單姓玉者後漢司徒王允自音宿耳按近讀或以公爲姓玉帶爲名又讀玉如栗聲皆非也又按郊祀志載公玉帶之言蓋方士之流耳

趙震字叔政徐璠字幼文皆梁鄒人並治嚴氏公羊春秋按鄒平小史曰趙徐二人不見於漢史唯漢通鑑釋中所錄漢碑僅載其名此縣中古經師不可遺也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

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遺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甚奇之與文結
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尚書給事
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刻
出軌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謂此天之所
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吉元其白茅於
江渚發嘉號於營邸以應緝熙使者事有紀焉若此之應殆
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上其異之由是
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各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
軍言爲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
鑄鹽鐵還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顧之可也湯不能誅其義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七

有詔下軍門狀軍誅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
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顧己之宜今
天下爲一萬里同風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雖
有餘藏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
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
言與實反偃已前三奏無詔而矯作威福干名采譽此明聖所
必加誅也偃窮誅服罪當死軍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
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
軍繙問以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
不復傳還棄繙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譏
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繙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奏事

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行詔問羣臣因狀上奇軍對擇
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趙遣軍使南越就其王欲令入朝比
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轡轡南越王而致之闕下遂往說越王
越王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
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趣相邑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
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章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
材力之士得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者以千數朔上
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
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
之具鉦鼓之教亦備二十二萬言凡臣刺園已詞四十四萬言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大

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
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
子大臣矣上偉之令待詔公車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始騶
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
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有項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召問朔
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
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
飢欲死臣官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
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衛家射覆置守宮
孟下射之皆不中朔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
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跛跛脈脈善緣壁是非守

宮卽斯甥上曰善賜帛十匹復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郭舍人常侍左右曰朔幸中耳願令復射朔中臣榜自不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射之朔曰是實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實數上令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譽朔笑之舍人不服因妄爲諧語朔應聲輒對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建元三年徵行始出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迺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垣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射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郭杜之民吾邱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言其不可者三陳泰階六符上廼拜朔爲大中大夫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充

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帝始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堂邑侯陳午尙之午死主寡居近幸董偃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貴寵天下莫不聞上爲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時朔陞戟殿下辟戟而前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默然良久曰業已設飲後而自收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偃之寵由是日衰時天下僂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願近世

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代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宮人簪瑋珥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珍怪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朔雖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指意放蕩頗復詬諧數萬言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辛

生之論朔之文辭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與太子生疎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獵八宮七言上下從公孫宏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按東方朔墓在今陵縣治東北二十里古厭次之西界也三所濟南人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令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所訪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顯生殺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訪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所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訪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參風宮館驛館修治供張游武帝之駐車拜爲典視事十餘

年昭帝時爲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爲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臨
曰敬侯子諱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益封三百戶薨
子咸嗣王莽篡卽戚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自新傳國至
元孫莽敗乃絕

王賀字翁歸其先姓田氏有齊國三世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封
楚孫安爲濟北王漢初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文景閒
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賀父也賀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
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追迫當坐者賀皆縱不誅他部
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
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賀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
子孫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興乎賀既免與東平陵終氏爲怨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注

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郡人德之賀子禁字稚君少學
法律長安爲廷尉史生女政君卽元后也子八人長鳳次曼次
譚次崇次商次立次根次逢時惟曼早卒其子恭遂篡漢位餘
尙多顯者皆屬魏郡而東平陵至今有王伯墓云

白子友齊人成帝時隱居東平陵南棠山石室躬耕養母慮糧儲
不繼因自食橡栗飲水以讀易神爲夜降時朱雲陳咸皆自魯
來師事之

按白子友舊志不載茲據省志錄之

後漢

劉衡字元宰濟南東平陵人其先自冀土遷於岱陰衡承師訓踐
四教以忠信見稱雄雋莫不協服渤海王帝之冢弟不遵憲與

以持選爲郎中令彈枉糾慝以兄瑗邪相亡卽日去官州察度
才除衛令遷張掖屬國都尉以病徵拜議郎歷遼東屬國都尉
拜趙相在位三年再爲議郎中平四年二月以疾卒年五十三
按劉衡范書無傳茲據隸釋所載趙相劉衡碑錄之墓在歷
城縣古平陵城旁

吳進字升臺東平陵人孔宙門生宙治嚴氏春秋而進爲其門生
蓋傳經之士

歷城志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
數百人其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故朱氏經
義考列吳進於承師條下茲據孔宙碑錄之

吳子蘭歷城人獻帝時爲將軍帝惡曹操無君董承受密詔討操

濟南府志

卷四十五

人物一

注

子蘭與承合謀謀洩爲操所殺

歷城志按吳子蘭事在建安五年見蜀志先主傳舊志謂子
蘭墓在城南完備山未知何據

崔駰字季伯涿郡安平人安平在德州界高祖父朝昭帝時爲幽州從事

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爲侍御史子舒歷四郡
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

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
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時篆兄發爲大司空母師

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爲義成夫人顯於莽世以篆爲建新大
尹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弊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
獨潔已而危所生哉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轅門

下掾倪敞諫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罪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更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中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蒙曰郭文公不以一人易其對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三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舉蒙賢良蒙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者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自悼名曰慰志蒙生數以疾隱身不仕綴生騶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元靜將以後名失實騶擬揚雄解嘲作達旨答焉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騶上四巡頌以稱漢德帝雅好文章自見騶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宜知崔騶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騶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騶由此候憲意屢屢迎門笑謂騶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騶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意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騶朝夕在旁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納詔命騶獻書戒之及憲爲車騎將軍騶爲持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政刺史二千石惟騶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騶悉與數諫之騶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騶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

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察騶高第出爲長岑長騶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崔瑗字子玉騶之子早孤銳志好學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遠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年四十餘始爲郡吏後辟車騎將軍開顯府時閭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爲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曰沈醉不能得見乃與長史陳禪言之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閭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止之遂辭歸

久之舉茂才遷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爲人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遷濟北相歲餘病卒年六十六子定奉遺命留葬洛陽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勢七言凡五十七篇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辟皆不就桓帝初詔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爲郎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後召拜議郎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織績寔至官爲作紡績織絰練編之具以教之民得以絕寒苦是時虜寇連入雲中朔方殺害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